

东辛厂细算账提升措施精准度 把每项投资都花在刀刃上

前段时间,永921-5井需要检泵。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地质所于海龙作为负责人,经过反复对比历史资料后坚持酸化措施,开井后日增油1吨、含水稳定在70%。“酸化虽贵但疗效好,要是只检泵过几天还得倒,合起来更贵。”于海龙说。面对低油价的严峻形势,东辛厂不仅做到降本、减损,更细算每笔投资回报率,细化每项挖潜措施的增效收益,预算精到液量、积分算到井上、管理分到肩上,把每项投资花在刀刃上。

本报记者 邵芳
通讯员 田真 张霞

斤斤计较

加快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,干前先算、边干边算、干后再算是核心。去年以来,“算账”一度成为东辛油藏管理关键词,他们不仅精算每吨油,连水的花费也不放过。

“精准措施,为的就是提效。如果油提上来,水也上来了,那就不划算了。”东辛地质所动态室副主任潘扬庆说,在东辛,采出一立方米液量每天花费18.1元。所以,他们的增效措施会多算一笔账,对每项措施的预计液量都斤斤计较。

据了解,营12侧检48是东辛厂的高产措施储备井,在增效措施上,技术人员皮银银设计了两套方案。方案一提液20方,考虑含水变化,日度效益为560元;方案二提液35方,考虑含水变化,日度效益为1391元。通过对比,在同样的含水上升情况下,他们留用第二套方案,实现效益与开发双赢。

不仅预算严,施工过程更为严厉。他们制定了一份“施工进度跟踪表”,对投入施工的措施井日跟进,每天下午4点多的生产会上,分管作业副厂长会结合当日情况,统筹协调地质、工艺、作业等相应技术力量,随时调整措施方案,保障每口井增产又增效。

营13-80井因二次套窜,工艺技术人员为其设计验窜后水泥堵水。作业过程中,发现竟是原来老窜点,因此二次挤水泥封堵需格外慎重。该厂结合跟踪表的表述,在生产会上召开地质、工艺、作业、监测、采油专家组“五位一体”论证会,制定直接下“闭式管柱”卡堵窜层的方案,开井后日油5吨。

人人有份

这几天,于春先管理的营12侧134井实施流场调控后,含水下降近8.3%。效果超出预期,他也因连续两次打破记录后获得50分积分。这源自地质所每季度开展一次的单井效益劳动竞赛,对创记录者一次性给予50分的效益积分,如果没有刷新者不再重复奖励。

每个岗位都能创效、每口井都能创效、每个人都能创效,已经成为东辛广大员工的共识。去年,地质所推行员工个人积分管理办法,每人一张目标效益卡,人人可登效益评比台,双向积分后再加额外工作量积分,就是员工月度积分和月度效益工资。

进入他们的内部办公系统后,一张“技术干部工作量申报单”,详细记录着技术人员每个月的所有工作量,所创效益和对应的积分,而这张表是由全厂油水井生产大数据自动生成,无需人工计算和誊录。

翻看表格,技术人员押希澄的成绩格外突出,因为半年时间里,他的积分在排名中提升3个名次。点击工作链接可以看到,她所负责的辛34单元实施高效注采完善方案后,完成配产配注39个,当月的个人工作量积分就达到358.2分,名次一跃进入第3名。

为体现多劳多得,他们给不同油藏类型分设难度系数;为体现公平竞争,他们结合动态室、地质室、勘探室等9个专业室特点,分别定制赋分明细表,既保障效益竞争,更倡导人人参与。

去年,安纹莎拿到地质室衔接的最新油藏构造图后,在辛161区块发现一个动静开发解释的矛盾点。经过一番精细研究,并部署滚动井位辛161-斜31井,构建出

新产能1.2万吨。“发现潜力线索在厂内通过得10分,去分公司汇报得20分,意见被采纳10分,见到高效一次就是40分。”细算这次的得分,安纹莎感受到,只要提出高效措施,人人都有机会拿高分。

井井承包

“陈振荣83.4分;黄爱先81.5分;……”高效井承包人的手机上,每月都会收到一份这样的排名,分数由他们所管承包井当月创效所得。

去年,东辛大力实施“低效变高效、高效再创效”工程。在措施挖潜上,他们首先紧盯高效井,并把132口高产井承包到人,有效确保效益根基。“高产井承包人月排名”只是承包责任制的一项措施,地质所从所长到室主任,再到组长、技术人员,人人都有承包井,管得好不好数据来说话。

此外,他们还把全厂86个单元划分为集成配套治理、井网完善潜力、整体流场调整等六大类型,分类承包给分管副厂长、首席专家、地质所所长、副所长,实现技术对口分工、挖潜对口提效。

莱38断块是首席专家黄爱先的承包区块,含水已高达96.7%,剩余油极度分散,地层潜力极其隐蔽,地下流线的调整难度也很大。承包后,黄爱先带领技术人员为区块油藏分区分类,并结合各区特点,提出老井扶停、转注、扩大波及等针对性增效措施。去年,他们对6口油井控液降本,15口水井调配转流线,断块动液面回升27米,吨油运行成本每吨下降6元。

目前,东辛在前期措施库中反复评价出46口措施储备井,根据“三线四区”模板,确定不同油价下可实施的措施工作量,力争实现效益最大化。

胜利发电厂： 直供9亿度电给大企业

本报1月10日讯(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育涛) 2016年,随着胜利油田发电厂大用户直供电突破9亿度,标志着该厂由过去单纯的“发电供热生产商”转变为“售电运营商”。

作为油田自备燃煤电厂,胜利发电厂曾过着电量“不愁卖”的日子,每年60亿度的发电量全部用来满足油田需求。2014年,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、省经信委、省物价局联合下发《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方案》,大力推行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模式。

所谓的大用户直供电,指的是发电厂和用电大户之间直接交易,双方协定购电量和购电价格,并委托电网企业中间输配。之前割据“两头”的发电厂和用电企业具有直接对话、讨价还价的空间。

据了解,胜利发电厂二期两台30万千瓦机组属省网统调机组,每天发电量由山东省电网决定。随着电力改革的持续推进,电厂每年的“计划电”已经越来越少。“按照省网调配,二期年计划电量从前年的30亿度降至去年的19.85亿度。”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奉元说,二期发电能力在30亿度左右,如按照19.85亿度发电,全

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闲置状态。

不只胜利发电厂,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,山东省用电增长率持续下降,全省机组利用小时数由过去的5000小时将至去年4000小时。但大用户直供电份额在逐年大幅增加,2015年该厂直供电仅为3.34亿度,2016年就增长至9亿度。

“计划电变成市场电,首先带来的就是电价大幅度下降。”张奉元表示,电厂和大用户直接议价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利润变差,在“讨价还价”中直供电价格往往低于计划电,因此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。

虽然直供电利润微薄,但胜利发电厂也很有动力。“只有外闯市场,才能保证机组效益运行。”张奉元说,按照规定,大用户直供电电不在省网年度考核电量之内。因此大用户直接交易合同的签订,能够帮助电厂突破计划电量减少的约束,增加机组运行时间,摊薄发电成本,从而确保机组冬季正常供热和迎峰度夏期间油田用电。

2016年,胜利发电厂积极开拓用户市场,二期全年发电量达30亿度。他们还将技术改造作为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,年用电费同比降低50余万元,水费降低120余万元。

海洋钻井公司： 不让每一条平台“掉队”

本报1月10日讯(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寿强)

去年以来,面对低油价对油服企业的影响,胜利海洋钻井公司坚持“不让每一条平台掉队”的原则,通过外拓市场、优化人力资源等措施,激发企业发展内在动力。

近年来,随着投资收紧,对施工平台结构特定要求等因素影响,海洋钻井只有胜利六号、胜利七号等6条自升式平台能满足甲方要求。但胜利二号、胜利三号、胜利四号平台,却基本处于无井可打、不少员工无岗可上的尴尬境地。

“任何有价值的工作量都是一块‘蛋糕’,必须要珍惜。”海洋钻井公司经理张金龙表示,去年以来,海洋钻井将目光从海洋转向陆地,从胜利二号等3座坐底式平台组建队伍,到山西太原承揽“地热井”项目。目前,他们又抓住新疆塔里木钻井辞掉临时用工的机遇,洽谈劳务输出合作,此举让32名坐底式平台岗位人员在新疆实现“二次创业”。

在新疆项目,胜利四号平台一次性输出12名员工,成为三座坐底式平台中派员最多的平台。“看到同事们有活干、有钱赚,我心里

特别高兴。”胜利四号平台经理明洪亮说,转型发展既增强员工对企业发展的信心,也缓解队伍稳定压力。

据了解,为提高海上运行质量效率,上述三座平台除组队到新疆外闯市场外,还预留28名员工轮换倒班,负责坐底式平台钻井设备的定期维护。此外,海洋钻井还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,实施内部劳动力市场管理,加强内部岗位人才的合理流动。

在海洋钻井国际反承包云顶埕岛西项目中,胜利二号钻井工程师张海宁通过英语笔试和口语面试,成为外方人员与中方人员的翻译,并很好完成现场施工、技术交流、生活服务等各项翻译任务;胜利三号平台有多名岗位人员输出到其他平台,其中2名钻工到胜利八号、1名钻工到胜利六号,还有2名厨师在新胜利一号和胜利九号分别有了新岗位。

“通过努力开拓市场和人力资源再优化,坐底式平台员工有了再上岗的机会,这样既盘活队伍,还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潜能,在新岗位上建功立业。”胜利三号平台副经理高云奎高兴地说。



从严施工安全监管

1月5日,胜利油田现河集输大队将对首站5号污水罐部分污水管线进行更换,安全监护人员在施工前就对视频监控装置完成调试。去年以来,现河厂推广应用直接作业环节视频监控手段,通过现场视频记录、事后回顾检查、严肃考核处理等方式,进一步强化直接作业环节现场隐患排查,督促施工方严肃关键节点、严控现场风险,有效提升了现场监管水平。春节前夕,这家采油厂进一步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的视频监管,对现场视频监控环节的规定做了补充说明,规定将开工前双方负责人现场签字确认环节纳入拍摄,要求施工开始后要对施工现场整体布局进行全景收录,以确保所录制视频的清晰性,推进直接作业环节的相关制度落实到位。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马俊松 王常玲 摄影报道